

建设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欧内斯特·曼德尔（1980年10月）

晨星 译

夏皮罗教授完全有权利对我关于托洛茨基的主张和他在历史上的作用所做出的评价提出自己异议。[《纽约书评》1980年4月17日]他毫无保留地拒绝了我朋友和我关于资本主义必须被推翻的主张，马克思和他的支持者们誓死捍卫这个原则，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无论如何，教授不应该对这一主张进行歪曲。

我所指的是他对我的作品《托洛茨基——关于他的学说的一种开放式的研究》所做出的评论。在他的大作上，我获得了这样的评语：“由于在发达国家的工人里缺乏高涨的革命热情，托洛茨基主义者，包括曼德尔，便只能向其他一切可能的地方寻找对革命的支持，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从激进的学生中，向那些妇女解放的支持者或少数民族裔的群体去求助……不过，你很难看出那些无政府主义的学生和被压迫的少数族裔和马克思的学说里所强调的东西有什么联系，除非你相信，大概很多托派分子都是这么认为的，为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可以不择手段，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

何必赘述，我的观点在那部《托洛茨基》和我其他的作品中都写得很清楚，我坚决支持那些被压迫者们所进行的反抗，但我和我的朋友笃信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工人阶级，那些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养家糊口的工资的人，才能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客观条件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通往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我们在战后的长期繁荣中孜孜不倦地捍卫着我们的观点，人们曾经对这些理论嗤之以鼻，就是在左翼的圈子里，我们也因为教条之类的诽谤而受到打压。早在1964年，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已经阐述了如下的观点：即使在异常的繁荣时代，西欧爆发革命的可能性也依旧存在。原因显而易见因为资本是决不会允许工人结合成一个单一的“生产者”的。数以万计愤怒的工人在1968年的法国，1969年的意大利先后走上街头，1974到1975年之间的葡萄牙革命，以及1976年在西班牙发生的引发地区性政治大地震的大转折，都发生在各自这些国家经济周期的涨落潮中间，所有的这些预言都不幸言中。

1968年的时候，我在美国的一个社会主义学者会议上以及很多大学里曾经作过这样一个发言：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1968年以来发生的事件已经证实了这些观点，对于我的这个估计，不少人是赞同的，当然反对的声音也是少不了的。不过，如果只是武断地指责你的论战对手而不是正面地回击他的观点，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纽约书评 第27期，第16篇

1980年10月23日